

主位

□海华

老班长又是发微信，又是打电话，忙活了好几天，总算把家乡中学毕业班的老同学约齐，定好日子，并做了一些有关准备，近期举行同学会。

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老同学一聚齐，有的握手，有的拥抱，有的摸肩膀，有的互相拍照、互相问候……说了好话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十分热闹。紧跟着，天南地北、家长里短的侃没完。待商量好活动事项，大家就按计划和约定好的时间，兴冲冲地先去母校参观，与母校的部分师生座谈。尔后，给母校赠送了纪念品和数千本图书……

六时许，入住某酒店安顿好后，便准备举行晚宴了。

这一切都很顺当，充满了热烈、欢乐而友善的气氛。没承想，到安排谁坐第一桌的主位时，却卡壳了。

大家静一静！老班长首先提议，请班里仅剩的一位厅官程大志同学坐主位。站在前面的十多位同学随即大声附和。

程旭同学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自恋式的神情，笑了笑，又瞄着这位，瞅着那位，瞬间想起前不久一位很要好的同事告诉他，那同事的一位在省里某厅当一哥的老乡，两个月前应邀参加一次十多位老同事的聚会，由于这帮老同事数他从政级别最高，大家推举他坐了主位，没想到半个月后，竟进去了。说完，那位同事又一脸正经地说，老程呀，往后如有参加啥聚会，可别轻易坐主位。想到这，程旭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于是，便言词恳切地婉言推辞，再三说，老同学聚会，不必穷讲究，这……这个主位嘛，我就不坐了。

老班长轻咳了一声，又提出请某大公司的董事长祁大志同学坐主位。祁大志同学身旁的好几位同学都说应该，应该。

祁大志同学先是头一仰，胸一挺，嘴一咧，嘿嘿两声后，心中不禁有些忐忑，耳边猛然响起昨晚妻子给他吹的枕头风，大志呀，咱这些年办公公司、开工厂，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，但不

知你那帮老同学有无办企业、做生意的，听说上一届同学开同学会，谁出钱最多，谁就坐主位。你明天去开同学会，不管是开会还是吃饭，坐位一定要靠边些，千万别坐主位，咱可别去充什么大头啊。想起妻子的嘱咐，他很快伸开两只手掌，左右晃个不停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这主位还是让别人坐吧。

老班长沉吟片刻，环顾了一下左右，再次建议道，那就请咱们班里唯一的一位博士文咏静同学坐主位吧。不少同学连声说好。

这时，一位年纪稍大的同学对老班长悄声说，顾建伟同学当年是母校学生会副主席，现如今是咱家乡镇上的镇长，咱们的父母官，这个主位让顾建伟同学坐好些。

原本双眼闪现出些许亮光的文咏静同学耳灵，反应挺快，他赶紧满脸堆笑地说，是是是，应该让顾建伟同学，不，是让顾大镇长坐主位。说完，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。心里说，父母官？父母官又咋地？去年冬我有个亲戚建房

的事去找他，请他这个当镇长的老同学通融一下，没想到他净给我打官腔，不就是建多一层嘛？说啥也不给我半点面子，给他意思一下，还跟我装。这事过去大半年了，而今一想起就来气。哼！不就是个科级嘛，跟你争这么个主位就跌份了。

不不不。还是让文咏静同学，哦，是让文博士坐主位吧。

顾建伟同学双手抱拳，满脸虔诚地推让道。可脑子里老打问号，这年头的博士呀？嘿！心里想，去冬正是清理违章建筑的风头火势，他为一个啥亲戚建房的事来说情，说什么就多建一层，钢筋都扎好了，我大道理小道理的说了一大堆，他硬是转不过弯来，老是在念叨着在老同学的份上，净想着自个，咋不设想一下我的处境？还扭扭捏捏的想送礼，真是屑屑不知风向。想让我违规，用咱乡下人的话说，挺我的手去抓蛇，门都没有！切！还博士呢？这个主位让你坐又如何？

渐渐地，餐厅里的气氛显得

有些沉闷和尴尬……

依我看呀。一位身体有些发福的同学对老班长斟词酌句地说，哎呀，都这么谦让，你是咱们的老班长，又是这次同学会的召集人，这主位呀，还是你坐比较合适。

这位同学的话音还未落地，立马有同学直嚷嚷，是呀，是呀。

老班长愣了愣，心中直打鼓：以往开同学会或搞啥聚会，常为主位的安排伤脑筋，有的争，有的让，有的坐上主位，事后牢骚满腹，有的坐了主位后出了这样那样的事……得，你们都够猴精的，可我也不傻。

有同学喃喃道，这个主位真麻烦……

又磨叽了一会儿，老班长亮开嗓门，对餐厅经理朗声道，上来吧！

终于，晚宴开始了。餐厅里似又恢复了刚刚那热烈、欢乐而友善的气氛，刹那间响起了

一阵阵推杯换盏之声……

然而，第一桌的那个主位却空着。

谷雨知茶

□申功晶



▲雾漫青山

□汤青 摄

▶窗·花

□罗时东/摄



与父书

□汪亭

剪子

□潘玉毅

风景(组诗)

□程应峰

声音

春天的声音
譬如雷鸣
以宽宏亮丽的气魄
一回回 深入人心

那些灵性的植物
以恬悟的姿态
自春天生发
伸展到秋的氛围
济济斌斌

风景

纤秀的风景
被爱的感受包围
一丝丝的甜蜜
浸渍着辛酸和泪水

圆柔的年轮
昭示岁月的旋律
生命的潮水
在柔软的内心
一如起落有致的音乐
搅动渴望和诗意

手拎起我，一手用力地拍打我的屁股。可现在，您的手青筋暴突，颤抖无力。我开始懊悔……我抱头肆无忌惮地痛哭，哭那坐在摇椅上病快快的您，哭我多年残缺的父爱。

那是我与您唯一一次的争吵，也是我对你最深的记忆。

因为您的长痛久病，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，为了挣钱给您治病，也为了生计，我外出打工。就在次年的春天，您的病情日益加重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就在一个春日的夜晚，我还奔忙在回家的路上，您匆忙地走了。

母亲告诉我，您走的时候眼睛没合上，估计没等到我回来。我急促的脚步还是没能追赶上您最后的牵挂。我跪在您的灵前痛哭，恨自己的少不更事，恨作为儿子的无知不孝，恨我没来得及对您说一声“对不起”……

时光易老，岁月无情，您已静深山十八年。如今，我已为人父，每到清明心中仍然充满惆怅……

天·忧嫁》曲云：“催妆未了，又復劝更衣，信手裁云不度肌，穿来窄称腰围，低徊。只恐他年，较此增肥。”信手做了一件嫁衣，大小刚刚好，可是婚期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回头人若胖了一分，这衣服是不是就穿不到了？

水无常势，云无定形，裁剪不易，故世人常用“裁云剪水”借指裁缝的高超技艺。其实，云和水真的是可以裁剪的。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风既是剪刀，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裁云作舞衣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前人曾用“剪将淞水，快若并州”形容剪刀之利，风入层云，仿佛剪纸一般，忽作龙腾，忽为虎跃，忽化彩凤飞去天际。

“裁行云”一样有意思的是“剪流水”。山是眉峰聚，水是眼波横，古人似乎对剪水双眸情有独钟。清代天才诗人黄仲则的《感旧杂诗》里就有“明灯锦幄珊瑚骨，细马春山剪眸”之句。记得张爱玲还是哪位作家对这个句子进行过解析，说这双幽幽的眸子若被剪开来，里面定是一个沉鱼落雁的世界。

诗经六义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“比”。不只作为饰物的衣服和作为景物的云与水需要裁剪，得失心知的千古事——文章也需要裁剪。

明代文学家、戏曲家唐长卿在那部以李太白事迹为蓝本的长篇传奇《彩毫记》的第二出戏“夫妻玩赏”中写道：“名擅雕龙，诗成倚马，请思裁云剪水。”此处的“裁云剪水”形容一个人才华出众，构思不落俗套。读者如肯细咀嚼，自能心领神会。

当然，抛除这些字面上、引申

意义上的裁和剪，闲时看燕子

拖着剪刀在水面上轻掠而过，与友

伴比划几下剪刀手，也是人生的一

一大乐事。

读至“山寺馈茶知谷雨”，忽而舌底生津起来，掐指一算，“雨生百谷”之季快到了。我的家乡盛产茶叶，记得年少时，每逢周末，父亲总会骑着单车带我来到苏州郊区的洞庭东山，开春，矮墩墩的茶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，在茶园坡地放眼望去，就像一块块绿毯铺盖在土地上，一垄垄翠绿随风摇曳，空气中盈溢着一阵阵清香味儿。

“春山谷雨前，手摘芳烟。绿嫩淡盈笼，清和易晚天。”与诗中描述场景仿佛，村妇们挎着竹篮，三三两两来到茶园，清晨趁着露水，在轻雾如烟的茶丛中，采摘翠绿鲜嫩的漫坡春茶，回去晾干水后，烧柴火在锅中杀青，然后在竹匾上搓揉、晾摊、再干，最后放入炭火烘焙干燥，“天下第一”名茶碧螺春就问世了。碧螺春原是本土一种野生茶，产于碧螺峰石壁缝隙。开春，当地村民常采此茶，即便裹在怀里，也挡不住浓烈异香飘逸散开，当地人用吴语戏称为：“吓煞人香”。后来，康熙爷驻跸东山，喝过此茶，龙心大悦，嫌“吓煞人香”这个名字太粗俗，看茶叶蜷曲如螺，如美人发髻，又采于春天，遂赐名“碧螺春”，于是，好茶有了好名，声名鹊起，还作为贡茶年年进献朝廷。

正宗的洞庭碧螺，市面上不多，十分稀罕。记得上中学那年，有人送了一礼盒洞庭碧螺，打开盒子，端的是“铜丝条，螺旋形，白毫显露，绿银隐翠”。我捏一小撮，开水冲下去，芽叶徐徐舒展，似白云翻滚，茶水银澄碧绿，清香袭鼻，啜一口，凉甜鲜爽，舌底生津，饮后回甜无穷。可惜，好景不长，母亲是这个“外行”，打开罐头，瞧着茶叶毛茸茸的，以为发霉，全部倒入垃圾桶。父亲得知后，直跺脚，“有茸毛的茶才是顶级的茶，你这一倒，大几千没了，真阔绰！”不管怎样，有生之年，也算一亲此茶芳泽。

我家乡人素有孵茶馆的习俗，我祖父年轻时跑江湖经商，是资深茶客一枚，天蒙蒙亮他就出门，打个“三轮的车”去茶楼占个好座头。老茶客们吃早茶，先是一杯热茶下肚，然后消消停停吃早点，倘若恰逢生意场上的熟人，那就续上茶水，边喝边聊，茶水喝光，顺道也把生意谈了下来。我的父亲和叔伯们更是整天里茶杯不离手。耳濡目染之余，我十岁上就开始喝茶，学起祖父的样子，从茶叶罐头里取一撮新茶撒入玻璃杯，蜷曲的茶芽在热水里舒展开来，

看岁月兀自流淌。

院中桐花落，一地春愁，撷拾做馅包饺子。沸水里的桐花饺子，沉浮起落，粉绿透明，一股仙气袅娜升腾。咬之，露出了春日美食的斑斓色彩。

栀子花“和稀面拖油煎之”，品咂起来顿生“清和之风”。尝之，似有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意味。难怪杜甫诗云：“于身色有用，与道气相和。”

玉兰花瓣肥厚硕大，将花瓣洗净，拖面油煎，香甜可口，谓之酥炸玉兰。木槿花、芙蓉煎……玫瑰可制蜜饯，樱花、紫藤能做糕点，面拖玉兰享誉中外，哪怕是国色牡丹皆可食。

乡间花馔，巧妇烹制，皓腕凝脂，月色清浅，寻常日子便旖旎生动起来。

掐把油菜花苞，又呼菜薹。

洗净切断，放蒜片、葱花、干辣椒爆香，加入菜花嫩芽翻炒片刻，起锅。爆炒菜薹，咸香辣鲜，菜蔬香里渗出水果香，实是嫩滑爽口，不忍卒食。

母亲擅做槐花饼。把槐花揉进面粉里，搅拌均匀，加点糖精，在铁锅里摊，或摊在

在白瓷盘里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让人心生爱怜。吃南瓜头时大快朵颐，吃南瓜花，感觉花蒂有股甜味儿。

也有其他食法，《影梅庵忆语》中说董小宛“酿馅为露，和以盐梅。凡有色香花蕊，皆于初放时采渍之，经年，香色不变，红鲜如摘。”

春日黄昏，粉墙掩映，邀得三三好友，搛嚼醇香柔润的藜蒿，品咂清新爽口的茉莉花茶，掰食晶莹槐花饼，把酒话桑麻，咀嚼乡愁，尘世渐远。

屋外烟雨梨花，杨柳堆烟，恍入吴冠中的江南水墨。

“百花影姗姗，芬芳入餐盘”。花馔色味融合，有归隐山林的高雅意趣。品尝春日花馔，瓣瓣杏花宛然可见。那种薄俏和肉粉，叫人怜惜。花馔入口，花香侵袭，寻常日子清淡芬芳，清欢入怀。